

在我们伟大祖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有着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各种湖泊。它们中有浩瀚无边的平原大湖——鄱阳湖、太湖；有火山爆发喷出的大量岩浆堵塞河道造成的堰塞湖——镜泊湖；有火山喷发后留下的火山口湖——长白山五大连池；有湖水咸似海水的咸水湖——青海湖；也有风景秀丽如画的名湖——西湖、昆明湖；还有许多为了发电、灌溉而由人工筑坝拦水造成的巨大人工湖——水库。这些千姿百态、无奇不有的湖泊，象一颗颗闪闪发亮的珍珠镶嵌在大山、高原、平地之间，为祖国增添了迷人的光彩。

我国的淡水湖泊，大多分布在海拔（自海平面算起的高度）较低的平原地带。比如，长江流域的大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等，都在长江中下游的平地上。可是，你知道吗，万里黄河流域的两个最大的淡水湖泊——鄂陵湖、札陵湖，却是坐落在海拔 4200 米的青海高原上的黄河源头。这两个姐妹湖的面积有 1100 多平方公里，相

当于 200 多个西湖 它们的湖底就高出海面有 4200 多米，要比杭州北高峰顶还高 12 倍多呢 湖里的水 那就多得没法说了，用这些水来发电、灌溉，不知可为人类贡献出多少财富！

尽管自汉朝以来，有过一些朝廷派出的使者去黄河源祭祀河神，曾到过两湖畔，也作过一些测量绘图工作。可是，由于两湖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那里海拔高，气候多变，人烟稀少，内地人很难到那里去，所以，两湖的不少情况还是个谜。为了充分掌握两湖地区的资料，给今后开发利用这里的丰富资源提供可靠的依据，一九七八年七月，正当祖国内地热浪滚滚的时候，我们的勘察队离开青海省会西宁市，向黄河源的鄂陵湖札陵湖进发了。

古代，人们把黄河决口、改道等自然灾害看做是河神对人间降下的灾难 他们认为 只要吊祭了河源之神 黄河就会太平了。所以，自汉朝以来，不少朝代的皇帝都派御使到黄河源祭神。

出 发

七月的天气 正是平原上的小朋友着裙子、穿背心还嫌热的时候 而在西宁 我们却穿上了毛衣毛裤 还带着棉袄、皮裤、皮帽、皮大衣、狗皮棉鞋等。

由一辆大轿车、一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沿着唐朝文成公主进藏的大道，象赛跑一样向着 500 公里外的目的地飞奔。刚出西宁市区，湟水河显得特别宽阔。汽车在紧靠南山脚的林荫公路上行驶 从窗口向北望去，只见蓝天远树。金黄色的麦浪里联合收割机在繁忙地工作，鲜红的拖拉机拉着满载麦子的拖斗，穿梭在用绿树打成格子的田间 路旁高大挺拔的白杨 迅速向车后跑去 快得模糊不清 使人无法计数。

半小时以后 湟水突然缩窄 汽车进入了高山深谷 行驶在一边紧靠山脚，一边紧挨湟水 弯弯曲曲 忽上忽下的公路上。这时湟水只有十来米宽 却是水流湍急 浪花飞溅。同行的老队员告诉我们 这一路往西 由于海拔的逐渐升高 气温下降 庄稼的成熟期也越往西越迟。果然 随着



河流频繁的曲折，两岸交替出现一条很窄的绿色麦田。同样是麦子，西宁郊区已经成熟收割，这里却刚抽齐

穗呢。

汽车紧靠陡峭的青灰色岩壁行驶，陡壁上怪石裸露，松柏挺拔，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工地上的车队鱼贯驰骋，络绎不绝。象一条巨龙似的青藏铁路穿桥钻洞，一直与公路并行到湟源县城，然后公路离开了铁路，转向西南方向的日月山口。

汽车穿过绿色的长廊，不时地加大油门，“哼哼”地爬山上坡，朝日月山顶开去。几经盘旋，我们看到树木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小，庄稼也不多了，地里的小麦刚刚开始抽穗。我们身上感到越来越冷。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棉袄。出发才几个小时，我们却仿佛经历了几个季节，到了另外一个天地。

日月山和倒淌河

汽车爬上山顶，在一个山口停下，司机告诉我们，日月山到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下了车，只见公路东侧竖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日月山”三个苍劲有力的醒目大字。经常在这条路上开车的司机秦师傅告诉我们，日月山离西宁市 90 公里 海拔高度 3520 米 是内地通往西藏的咽喉。古时候 日月山上只有崎岖的山路 交通困难、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唐代文成公主进藏路过这里时，看到这一片凄凉景象 心里很难过 她甚至觉



得连这里的太阳和月亮都不如家乡的明亮温暖，于是悲痛万分，泪流不止。唐太宗得知后，马上派人送去了用黄金铸成的太阳和用白银铸成的月亮，这才宽慰了文成公主的心。从此这座山得名“日月山”并且开始在民间流传“登上日月山 两眼泪不干”的歌谣。

日月山称为草原门户。因气候关系，日月山以北是青海省的农业区，日月山以南便是天然大草原了。

我们站在山顶向西南望去：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白点密集的羊群和黑点麻麻的牦牛，花朵似的开放在绿色的“地毯”上。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悠闲地骑着马在草地上蹒跚，放声唱着动听的民歌。青藏公路象一条黑色的条带从日月山口飘向绿色的大草原，隐隐约约地消失在南方很远很远的天际间。我们这些第一次登上日月山的人，都有一种仿佛来到仙境一般的感觉，哪里还有“登上日月山，两眼泪不干”的悲伤情感呢！

汽车飞也似的下了日月山，在绚丽多彩的草原上行进 12 公里，来到青藏公路与倒邦公路的三岔路口，路边，出现了一个新兴的村镇——倒淌河。过去，这里荒无人烟，修了青藏公路，才出现了这个村镇。·只见一座座灰墙红顶新房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公路两旁，油光发亮的沥青公路是它宽阔的自然街道，两旁井然有序地停着一辆紧挨一辆的汽车。食宿站、民族贸易公司门市部里

顾客盈门；一队队汽车来往不断，显示出高原村镇的一派繁荣景象。

倒淌河，是流过这里注入青海湖的一条河流的名字。因为我国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水，而这条河流却是自东向西流水，因此得名。这座村镇则借用了这条河的名称。

天色已晚，为了能赶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恰卜恰住宿，我们没有在倒淌河停车。下午七时，远望公路尽头，见到一个宽敞的河谷里树茂房密，炊烟缭绕。汽车下了一个坡，马上进入了恰卜恰。

过塔拉草原

七月二日，车队从恰卜恰出发。倒邦公路从恰卜恰向南就是碎石路面了，汽车跑起来没有沥青路面平稳，车后还拖着一条黄橙橙的尘土尾巴。刚走出十来公里，我们便进入了160里宽的塔拉大草原。

这个草原的地形有点象运动会的授奖台，中间高，两边低，有三个梯级。平坦的草地上，青草象染成绿色的牛毛地毯，一直铺到天边，与地平线尽头的白云交相辉映，好象一幅色彩鲜明、笔法洗练的油画。车子开到草原的

最高处，有个地名叫三塔拉的小集镇。镇旁的公路旁有一块石碑，刻着当年彭德怀司令员颁发的嘉奖令，奖励那些在修筑青藏公路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解放军指战员。

自从公路通车后，路旁的黑色帐篷渐渐多起来了。成群结队的牛羊，也深情地昂头迎送来往的汽车。马儿竖耳嘶叫，有时还骄傲地在公路旁撒腿奔驰，与汽车赛跑。

汽车穿过塔拉草原，翻过高耸的河卡山，一路往西，地势越发升高。起先，还能看到用围墙圈起的小片青稞，但是树木却已不见踪影了。以后，连青稞的影子也很难见到了。因为这里气温更低，一般庄稼和树木已无法生存。

温 泉

傍晚时分，汽车从海拔4600多米白雪皑皑的鄂拉山顶下到一个坐落在山谷里的食宿站前停下。司机告诉我们，这里叫温泉。“温泉！”我们一听都高兴得叫了起来。要知道，整天行驶在尘土飞扬的旅途上，现在能洗上个温泉澡，那是一件多美的事情啊！

温泉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西南部曲什安河支流的一个谷地里。那儿群山环抱、泉水翻涌、烟雾蒸腾。随

着公路的通车，这口温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食宿站、兵站和商店的新房，簇拥在公路两旁，解放军亲手修建的一间浴室，悬浮在汽雾中，时而清晰可见，时而朦胧不清，象是神话幻境。它将这座高原村镇点缀得娇艳瑰丽。晚饭后，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温泉浴室洗澡。这是一个用木板搭起的简陋的浴室，浴室内外泉水哗哗响，蒸汽如雾。我们忙不迭地脱去衣服，踏进浴池，“哎哟！”大家都惊叫起来，赶快缩回双脚。原来，这温泉有50多度，烫得难以下水。我们只能先用毛巾沾水拖洗，等稍为适应一点，才敢下池泡。润滑透亮的泉水，洗去了我们一天的征尘和疲劳，使人舒服得竟忘记了是在寒冷的雪山脚下洗澡。

这所温泉浴池无人经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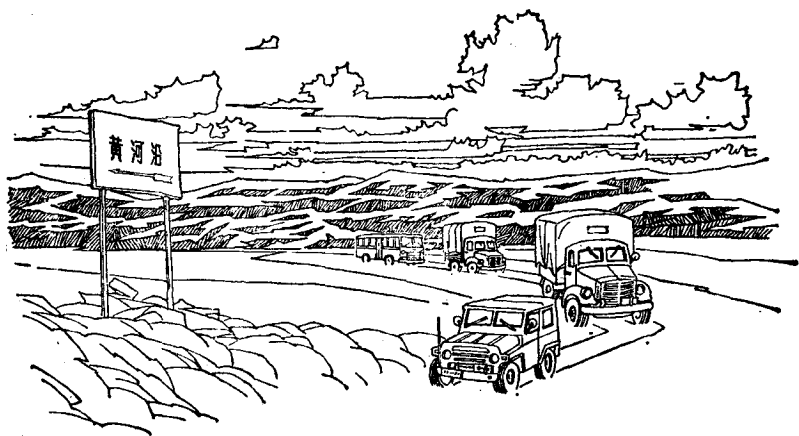


热乎乎的泉水流入池内便可供人洗澡。这热水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原来地球内部充满了炽热的岩浆，蕴藏着极大的热量。在离地面较深处的地下水得到岩浆传给的热量后，在地下流动，遇到岩石层的裂隙时便自动流出地面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种温泉。温泉水除洗浴、医用之外，还可用来发电、取暖、提取稀有金属元素和建立农业温室、发展温水灌溉等等。所以温泉是极其宝贵的天然资源。

雪中行车

七月三日早晨，一觉醒来，见玻璃窗外白花花的一片刺得人睁不开眼。打开门一看哈，谁能想到，正值酷暑炎夏的七月流火季节，这里却下了一场大雪。放眼望去，昨天还色泽灰暗的山岳沟壑，现在都披上了厚厚的银装，成了一个洁白的世界。吉普车顶上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厚哩！这时的高山深谷显得格外宁谧，一切都凝固了似的，只有那潺潺不竭的温泉，依然不知寒冷地冒汽吐雾，为这白雪世界增添了几分活力。

高原的气候怎么这样变幻莫测呢？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来说，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负责气象考察的



老杜，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在这么高的地方，由于空气稀薄，从太阳照射来的热量很容易散发出去，因此，这里一年四季的气温都要比平原上同样的季节低得多。即使在盛夏的七月，这里还经常飘起雪花。另外，由于高原上高山深谷多，气流复杂，因而局部气候往往一日三变，造成了种种稀奇古怪的气象。

早饭后，雪渐渐停住，天也慢慢晴了，微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的疼。大家穿上皮衣，戴上皮帽上车出发了。

雪后路滑，司机小心地掌握着方向盘，慢慢将车开上姜路岭，绕过苦海边，穿过醉马滩、花石峡，当下午两点多钟爬上长石头山的时候，天气转阴，又下起雪来。顿时，鹅毛大雪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翻飞，雪花从车窗缝里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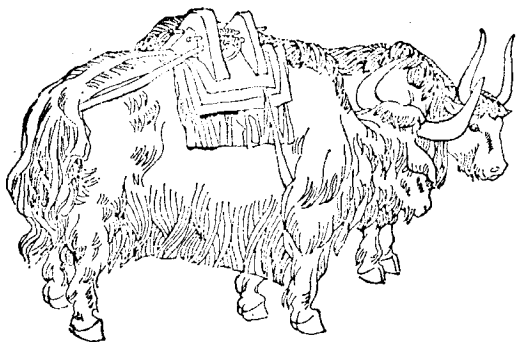
进来，吹到脸上、脖子里冰冷刺骨。车外洁白茫茫，使人天地难分、高低不辨。幸亏我们的司机具有高原行车的丰富经验，他借助雨刷不停地扫除玻璃上的积雪，仔细辨认着道路位置，十分谨慎地转动方向盘，在溜滑溜滑的路面上驾驶汽车徐徐前进。因为长石头山公路两旁没有藏民帐篷，无处投宿，所以不能在山上停车，汽车只有慢慢前进了。高原气候多变，等我们将要下山去的时候，阴云已经裂开缝，蓝天又露了出来。也许这是天气故意对我们这些刚到高原的人来一次考验，或者是给我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吧。

下午六点，结束了三天极为新鲜的旅途生活，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玛多县县城所在地——黄河沿。

在玛多县城

万里黄河流经的第一座县城，就是设在黄河沿的玛多县城。黄河沿位于倒邦公路上，南临黄河，北靠布青山的长石头山，是我国自古以来从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

七月四日，县政府的藏族干部巴塔甲科长热情地给我们介绍黄河沿的变迁。解放前，黄河沿这个地方没有一



间房子，直到解放那一年，还没有一座固定的帐篷。罪恶的国民党马步芳部队残酷迫害藏民，把无辜的藏族同

胞赶进深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之后，广大藏族同胞从苦海中得到了解放，草原牧业日新月异地繁荣起来。现在的玛多县城已经发展成为崭新的高原城镇。近年来根据草原整体规划，县城从黄河边向北搬迁了 4 公里，在长石头山脚下建成了一座更加美好的新城镇。城里一排排安着明亮玻璃窗的红顶房屋，一堵堵洁白的围墙，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显得格外别致醒目。宽阔的街道上，民族贸易公司的商店和邮电局、新华书店、电影厅、汽车站、银行、医院、食宿站、气象站、缝纫店、理发店等应有尽有。身着彩色藏族服装的男女老幼，前拥后挤，络绎不绝。穿着小皮袍，带着鲜红鲜红的红领巾的小朋友，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边走边看刚从书店里买来的小人书。拴在街头的牦牛，腿和肚子上的长毛几乎垂落地面，头上的两只角向两侧平平

伸出，又向前自然弯曲，看上去活象一尊乌黑的木偶，一动也不动地在那里倒沫。而那调皮的高头红马却竖起一对尖耳朵高声嘶叫，似乎是催促它的主人赶快回家。县城周围，还有一些黑色的牧民帐篷和成群的牛羊。这座住着七、八百人的城镇，一派生机勃勃。也许，在祖国内地，哪怕是最小的县城也要比黄河沿大得多，但是，在这茫茫无际的高原上，能有这样规模的城镇，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玛多县属大陆性高寒气候，常年气温偏低，县城年平均气温为 -4°C ，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为 -16.5°C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日测得历年极端最低气温达 -48.1°C ，与我国最冷的黑龙江漠河的极端最低气温 -52.3°C 差不多了多少。七、八月份是平原地区的酷暑盛季，而在这里，平均气温也只有 8°C 。每天下午三点钟前后，是一天中最暖的时候，也不过 20°C 左右。到了夜里，气温就急剧下降到零度以下，常常降霜结冰。当地同志告诉我们，在玛多县，一年当中只有七天绝对无霜期。因此，那里种不成树木，也长不成庄稼，我们唯一见到的，是解放军在几十平方米的温室内种植的小白菜和韭菜。在那里吃蔬菜，必须用汽车从五百公里外的西宁市运来，比内地吃肉还要困难得多啊。因此，当地藏民基本上不吃蔬菜，也不习惯于吃蔬菜，他们主要吃牛羊肉、奶子、酥油、青稞炒面之

类。居民一年四季都有炉火取暖煮茶。墙上装着双层玻璃窗，可以保暖。尽管天气寒冷，但他们的生活倒安排得挺舒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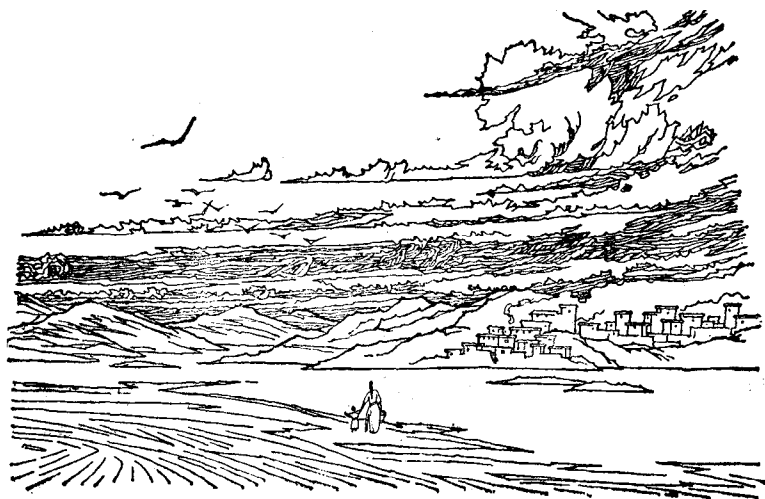
黄河大桥

站在玛多县城南望坦荡的黄河谷地，只见耸立着烈士纪念碑的南山脚下，碧绿如茵的草滩上，有一座银灰色的水泥桥，高高地镶嵌在一条飘带般的流水上。它就是万里黄河上游的第一座钢筋水泥公路桥——倒邦公路黄河大桥。

七月五日，我们兴致勃勃地乘车南行四公里半，来到大桥上。这桥是一座西南东北走向的六孔桥。桥两端各有约200米的路堤，北头路堤是一个大圆弧，南端路堤基本上与桥梁对直。桥长八、九十米，桥面高出水面七、八米，桥面宽阔，两辆汽车可以并行。紧靠两边还有宽一米不到的人行道。它虽然不如黄河下游的北镇、济南、平阴等黄河大桥建造得那么雄伟宏观，但是，在这个高寒缺氧、冻土层深厚、施工条件复杂艰难的黄河沿修筑成这样一座钢筋混凝土桥，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想到这里，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南山烈士纪念碑上。全国解

放后不久 为了沟通青海、西藏和祖国内地的交通 数以万计的解放军官兵从歼敌战场转移到这荒无人烟、气候恶劣的筑路战场上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劈山开路 花了整整四年时间，才修通了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许多英雄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但在筑路工程中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烈士。大家庄重肃穆的眼神，表达出对这些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突然，一阵响亮的汽车喇叭声 把我们从沉静的默哀中唤醒。转过脸去，我们看到从县城方向疾驰过来一队汽车，走在前面的是十几辆满载各种货物的蓝色和绿色



的大卡车 中间是油罐车 后边是两辆鲜红的大轿车。顿时机器轰鸣 车轮飞滚 黄河岸边如同沸腾起来一般。

高原的傍晚 天高云淡 一丝风也没有。玛多县城上空腾起的缕缕炊烟，高高地悬挂在被晚霞染红了的天空；大地也披上了一层橘红色的薄纱，草原的黄昏是安闲和恬静的。黄河象一条银白色的条带，从这宽阔的谷地西头 弯弯曲曲地飘来 绕过一座座帐篷、一群群牛羊 伴随着大桥上车轮的欢歌 轻松地流过这座大桥 在向矗立于南山上的烈士纪念碑致敬之后，穿过繁花似锦的河滩草地 静静地向东流去 几经蜿蜒游荡 消失在东方朦朦胧胧的千重山间。看着这只有30多米宽、一米来深的清澈细流，谁能相信这就是那条闻名世界、汹涌澎湃的黄河的上游呢！

大桥下游30多米处，是黄河上第一个水文站——黄河沿水文站的站址。水边上立着一根蓝字白底的搪瓷水尺，一条过河溜索横跨河道上空，这是当夏天洪水暴涨时，测水员坐吊筐到对岸去测量用的。水尺一旁还停放着一只小木船。水文站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站是解放后不久建立的。当时交通条件和测验条件都很艰苦，但是他们不畏风雪严寒 长期按时出测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水文资料。近几年来 站上增添了两名青年职工 设备也有显著改善 但条件好了 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 全站